

無錫三楊詩（一）

李 猷

無錫是江蘇的一縣，山明水秀，是一個文物之邦，而楊家尤其是世代讀書的門第，自同光以迄民國，代有詩人，楊壽枏氏字味雲是最長的一位，其次是他的弟弟楊壽杓字少雲，再其次是他的妹妹楊令弟。

這三位楊家詩人，說起來，其中兩位詩人，與我都有一些關係，緣民國二十年左右，味雲先生做了四首秋草詩，遍徵宇內名家屬和，我也做

了和韵四首，由先師楊雲史先生寄交味雲先生請教，後來武進董授經先生（康）家中的刻書工人。替他刻了一本秋草唱和詩，想像那時的悠閒，那時的講究，此書在海外已不可復得，他年將是一本名槧了。

楊少雲先生，我不認識，也沒有淵源，在最近至友沈榮先兄在光華商場舊書攤，偶見這楊楚孫先生詩集，覺的詩好，持以見贈，讀後始知與

味雲先生為昆弟行。



多才多藝的女詩人楊令弟女士攝於內蒙古。

楊令弟女士，成名甚早，民國十七八年間，她居住

東北，曾有詩寄至關內詩友索和，先師楊雲史先生既有和章，我那時亦有所作，我到台以後，偶和已故的詩僧本際法師，俗姓龍名健行，談起，龍曾在東北時，擔任過楊女士學校中的記室，之後，我讀到她自撰的「翠薇嶂」中文譯本，更瞭解她的一切。

我久想撰文談論令弟女士的詩。因為她的出處際遇不同，存詩可以存一些掌故。承至友她的族人楊愷齡先生借閱她的全集，又承見贈

難得重印味雲先生之雲在山房駢文詩詞選，還有最近沈榮先兄給我的楊楚孫先生詩。因此想起將三家詩合併介紹，以成一文。

味雲先生有他自訂的「荅泉居士自訂年譜」，他十七歲時以第一名入泮，古學取闕屬第四名，出瑞安黃體芳先生的門下，二十四歲應順天鄉試，中式第七十二名舉人，二十五歲應會試未取，三十四歲任內閣中書，三十七歲在農工商部保惠司行走，旋任主事，平司均幫主稿，又隨載澤出國考察任二等參贊往日本、美國、英國、法國，由南洋而返，四十歲改農工商部工務司主事，四十一歲補員外郎，升郎中，旋擢參議，四十二歲，度支部丞參上行走，四十四歲補度支部右參議轉左參議，入民國，任財政部鹽務處總辦，轉長蘆鹽運使，四十六歲任粵海關監督未赴，四十八歲任山東財政廳長，五十歲任財政部次長，五十一歲被選參議院議員，五十五歲任財政部清理舊債局改鹽務署長。

觀其畢生經歷，任職財經方面為多，亦一幹練的人才，但其詩風神貽蕩，才華有不可及者，茲錄介如后：

戊戌秋感事云：

軒籙堯圖卜世長，補天功業仗鳩皇，守文但解師黃老，改制偏思託素王，重親舊儀頒桂殿，微聞密詔出椒房，至尊宵旰誰調護，落葉疏鐘繞建章，貫索光芒近紫垣，紛紛緹騎滿長安，願

尉獄盛成名易，絳灌交疏舉事難，幾輩得官憑口舌，何人報主奉心肝，可憐寂寞承明殿，盡盡爐



楊令弟女士在美國軍官學校講學時之情景。

灰字未殘」上書歷抵漢公卿，著論縱橫意氣輕，清議竟能持國是，高才未免近時名，刊章空自

求張儉，草表爭傳薦福衡，始識本初真健者，書生白面枉談兵」兵符調遣日紛紛，宿衛終應仗虎賁，聞說璽書徵上相，特頒節鉞護諸軍，角聲夜徹帷宮月，旗影晴連疊道雲，何用北門嚴鎖鑰，漢廷表餌是奇勳」五雲宮闕自峨峨，雨露平添太液波，寇鄧高勳門列戟，許班新寵里鳴珂，黨人北部聲華盛，貴戚南陽恩澤多，却憶中興諸將帥，旂常黯澹舊山河。」

戊戌政變，治近代史的人，都能詳悉，味雲先生這幾首詩運用典實，敷述感慨，持論公正忠厚，而出之于清新，真才人的筆墨，又有一首。

讀漢書高后紀：「贏劉問，兩呂氏，雄者祖龍雌者雉，驪山泉涸魚燈枯，碣澤風雷赤龍起，秦鹿走，楚雕逝，野雞來，食龍子，趙王蒼狗威姬姁，倚瑟楚歌，慷慨流涕，英雄末路乃至此，嗚呼莫倚椒房親，滅火者禍水，君不見格鈴底，鷄生冠，倉琅根，燕啄矢。」

這一首詩，應是直接諷刺慈禧而作，原集中丁闇公先生批云，「此詩殆有寄託」，蓋當清末，不敢明言，但意義已甚明顯。

歲暮雜感七律十首錄五云：「金虎乘權王業終，紛紛海內幾英雄，焚書翻

恨秦坑淺，拔戟俄驚趙壁空，幕下青蟲名士蝸，帳前赤臂美人虹（女子北伐隊），酈生掉舌陳琳檄，抵得沙場第一功。」

「千官獻佩正雍容，萬里滇邛忽舉烽，事業半生憐畫虎，人才幾輩誤從龍，宮中鳳尾先書諾，竈下羊頭盡受封，浪浪漳河東逝水，墓門寒日鎖楸松。」「世事真同貉一邱，王侯無種在人謀，成神未必皆青骨，作賊何能到白頭，徒手探丸誇任俠，傾身障篋號清流，羣公衮衮多籌策，何用新亭泣楚囚。」「四海蕭然征調繁，度支費竭仗牢盆，西園露爵朝官賤，北寺刊章獄吏尊，博士衣冠皆狗曲，黨人聲價亦龍門，公卿坐論無長策，大學諸生又舉幡。」「浮沉人海髮如絲，說着滄桑便皺眉，翠瓦飄煙鳩鵲觀，金溝流月鳳凰池，星河五夜旄頭動，烽火三邊羽檄馳，還憶少年京聲夢，春鐙臘鼓太平時。」

此五詩當是譏項城稱帝及詠雲南起義等事。純用西崑體，晦而不彰，要令識者自己體味，的是能手。

丁闇公名傳靖，江蘇鎮江人，學問淵博，於宋人掌故，最為熟悉，著作甚多，精於鑑別，尤其佳製精刻，特有研究，與味雲先生交好，闇公逝後。先生哭以三詩。五言古詩，尤見情致，茲亦錄之：

輓丁闇公三首

寒雲蔽亭皋，飛雪滿林樾，淒淒古重陽，凜凜如歲暮，故人臥空堂，一病遽沈痼，對我黯無言，百感填胸臆，君病非不治，乃為藥所誤，撐腸萬卷書，恨未掣靈

素，伏枕淹二旬，長眠竟不寤，蓉城花冥冥，舊是君家主，君今脫塵屨，一笑凌雲去，存者獨何堪，憑棺淚如雨。

君才胡石筍，君文章博麗僅中副貢薦，君禮館身世與維威略同。

貌陳迦陵，君銀髯盈尺相者謂似其年余戲語，君若開鴻博科擢當超羣絕倫矣。

應禮館辟，未過鴻博徵，晚經桑海變，忠憤常填膺，白衣唐羅隱，阜帽漢管甯，蕭然蜨影樓，插架排鐵騎，茶煙禪榻畔，兀兀如枯僧，君喪偶後獨處者十四年。

蘭雪澄，春風花嶼酒，夜月松窗燈，共尋讀書樂，期作耐久朋，如何舍我去，寂寞歸荒塵。

素琴猶在牀，丹函猶在几，諷詠豹牌詞，摩挲鵲硯字，君近得正德豹牌微詞社題，詠又得端硯為黃莘田十硯之一二物皆圖書與金石，寶守有才子，遺君所珍玩。

文付校刊，此責在後死，悱惻天琴詩，纏綿滄趣誌，當代兩龍門，齊下憐才淚，令子奉素輶，行行歸故里，藏魄青山阿，游神竹林寺，君葬於京口招隱山竹林寺之側。

痛何能已，惟應冰絲龜，地下尋知己。栗齋繼逝。

詩中天琴，是樊樊山老人，滄趣是陳寶琛太傅，至冰絲龜記，先生自注為栗齋，未詳。

先生的秋草詩四律，寄託尤為深遠，前已談過，舉國名家，皆有和章，茲錄其詩如后：

(秋草)

悔從南浦種愁根，荒徑蕭蕭自掩門，青鬢凋殘名士感，紅心悽黯美人魂，寒蟬弔月聲都咽，瘦蜨棲香夢不溫，依舊畫橋西畔路，冷煙疏雨寫秋痕。

霜，寒蕪漠漠塞雲黃，胭脂奪去山無色，首箇移來土尚香，獵騎撒圍驕雉兔，穹廬籠野散牛羊，玉關一路傷心碧，誰向龍沙弔戰場。

王孫何事滯天涯，欲問歸期期總差，拔去菰心終不死，化為萍梗已無家，北征流涕金城柳，南部銷魂玉樹花，回首漢宮秋色冷，淒涼青塚弔琵琶。

霜風吹到寸心枯，一碧如煙淡欲無，通客北山羞薜荔，騷人南國怨蘼蕪，荒陵冷落蝦蟆鼓，舊院飄零蛺蝶圖，昔日繁華都閱盡，青袍顏色也模糊。

才人感遇詞客哀，時以關盧之思寫顏色也模糊。滄桑之感聲情沉鬱氣韻高華和作如林皆出其下。

評的人陶谷是楊增華先生，也是當時的詩學名家。味雲先生這四律應是詠九一八事，題為秋草，實則詠時事，細細體味，便得其旨。其時我年才十九歲，也和他這四首秋草詩，也錄于后：

「回首春風雨露思，離披生長樂游原。青袍顏色今憔悴。碧血參差有淚痕。日暮寒山餘野火。月明邊塞宿忠魂。榮枯本自蒼蒼事。何處仙山好託根。」

「雪前霜後尚生存。紅蕖蘆葦黃葉村。故國王孫曾試馬。寒山老衲過敲門。薔薇瑟瑟高秋月。

草莽淒淒白骨痕。今日虬髯營壘盡。四明年生長向春暄。」

「吳宮花草近何如，聞說今為劫火餘。安得玉階留指候。要經全國贖寒菇。前朝雨露恩難盡。此日荒涼蔓不除。豈似吾家江岸上。蘆荊短短護門閭。」

「榆關草木不勝悲。太息秋來不自持。縱向疾風挺孤節。可如一火野無遺。傷心幸草將軍志。舉目龍沙戰士尸。雨雪飄搖留鳳蹟。北風獵獵聘胡兒。」

此我少年二十左右時之作，不甚講究，但也是隱約說九一八事變，今特錄此，以記文字因緣。

他自退休後，未再做官，集中有一七律，可見其心志。題曰：

遼友勸余出關，作此答之。

「壯志蹉跎已白頭，肯從萬里覓封侯。人占氣象雲龍虎（用史記范增語），我視功名風馬牛。金本不祥休自躍。玉雖有價敢輕投。走胡走越成何用。南北紛紛貉一邱。」

遼友是指偽滿洲國一般人，出關即去偽滿做事，此詩可覬先生高介之志。

他集中茲錄一詩，係七十六歲所作是為紀夢之作。

詩曰：

「七十六年彈指過。道人猶送我歸遲。紅霞不動海天曉。正是碧桃初放時。」

綜觀先生詩集，選詩謹慎，存詩不多，然其風華典雅，迥異時流，亦一時的作家了。

(頁八第見文)圖插「事趣聞軼五雲王」直正許

右圖王雲五(右二)代表國民大會主席團向陳誠副總統(中)致送當選證書後合影留念。



。影合人夫公王古蒙外與(二右排前)第令楊人詩女

(「詩楊三錫無」猷李頁五十二見文)